

世界当代艺术家丛书·阿利卡



世界当代艺术家丛书

阿 利 卡

湖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世界当代艺术家丛书——阿利卡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编译：罗祎菲

责任编辑：张卫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875 字数：5万

插图：48幅 彩页：16页 印数：1—3000册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6-1238-5/J·1156

定价：16.50元

感觉阿利卡（代序）

我的作画方法是一种展开的、即兴的方法。
但是当你即兴作画时，需要条件是你必须从观察
对象的趣味中心去衡量和协调所有的比例关系。
一旦你从外部开始，就会不准确。

——阿利卡

通过感觉作画是阿利卡艺术的例行规则，但并不是一种通常的感觉。他从早年的抽象转向具象绘画，作画方式直接迅速，画面效果简洁、概括，接近中国写意绘画。他与众不同的思维和观察方式，他殊为独特的绘画语言，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后 20 年里，世界上风格最为独特的写实油画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阿利卡 1929 年出生于哈布斯堡公国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父亲靠当会计养活全家。从小他语言就极有天赋，除母语德语外，他能用希伯来语、法语和英语进行写作，这也是他接受各种文化的直接途径。少年时代，他参观了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的艺术展览，留下了极深的记忆。13 岁时，他被送进二战时一个逃亡者的集中营，他开始用素描描绘那里的残酷生活和犹太人的不幸命运。在红十

字会的解救下，15岁时，他来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工艺美校接受包浩斯式的现代美术教育，在一次阿拉伯人对抗犹太人的埋伏中，他身中两弹，负了重伤，险些丧命。20岁时，他到达向往已久的巴黎。那时，他对印度教经典非常入迷：现实即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不再延续，这种信念与他后来的艺术精神有极为契合之处，他所关心的是迅速抓住转瞬即逝的真实。1950年他来到意大利，对那里的湿壁画的研究，使他领悟和获得了局部作画和一气呵成以及留白的意义和技巧。回到巴黎，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以色列作家贝克特，这是他正在找而且以后再也无法找到的灯塔。这段时间，他画的都是抽象画，他的作品和标题运用了大量的黑色，这得益于贝克特，它涉及到了光，这是完全现代和真正前卫的艺术内容。

1965年他观看了卡拉瓦乔和十七世纪意大利的作品展，作出了放弃现代主义的决定。他认识到抽象绘画只是在重复相同的形式，所有的作品都像是一幅画。他领悟到绘画的实质不在记忆和重构，而是观察，他选择了写实的道路。

他的作品内容是来自日常生活，他相信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都可能具有意义。他认为开始作画就要直接进入状态，就像听到电话铃，要立即作出反应，别无选择地服从这种冲动，还要运用正在尝试的新语言和新形式。一幅画必须一次完成，绝不允许拖到第二天，太长的时间会使手和眼的母题丧失殆尽。在色彩运用上他坚持严格的固有

色，他的画室安排也是白色光线，以避免光源色对物体的影响。由于他有过抽象绘画创作的经历，他的具象绘画便不再像古典绘画那样再现客观世界，而是按照自己的感受方式来表达。他作画时似乎没有一个构思的过程，他的感觉总是从一个特定的点开始向外扩散，从一只眼睛、或者一个鼻孔，然后像波浪一样，从这个点漫向四周的海滩。他的色彩选择非常简单，调色板上通常只有四种颜色。

《玛丽叶—凯瑟琳》是阿利卡最有名的肖像画，人们会对作品的直率感到震惊和恐惧；《羞涩》被称为二十世纪绘画中最有感触性的裸体，它有着一种纪念碑式的性感与忧伤；《山姆的勺》勺柄上刻着“Sam”字样，尽管阿利卡一直反对在视觉艺术上阅读出某种情节性的内容，但这幅画却不能排除它与具体事实的联系。这把勺子是贝克特送给他女儿的礼物，在贝克特逝世周年，为了纪念他们的 34 年的友谊，他画出了这幅惊人的作品。

张卫

1998. 10

著作者邓肯·汤姆森是爱丁堡市苏格兰国立肖像馆负责人，曾代理阿利卡的艺术作品，并为数家刊物撰写关于阿利卡的文章。

前 言

阿维格多·阿利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独立精神的艺术家。1965年，身为一位抽象派画家，无论在巴黎还是纽约，在他艺术生涯巅峰的时候，却突然中断了创作而转向写实绘画，试图缓解同年在卡拉瓦乔展览中他所经历的“眼中疯狂的饥饿感”。1973年，他重返油画，创作了一系列闻名于世的作品，主要是观察入微的肖像画、人体画和静物画。其精湛的静物画取材于垂手可得的“本土”物品，比如：一小捧芦笋、巴黎画室一角和他藏书架上的书籍等等；而肖像画则有为亲朋好友所画的习作，如《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雷斯》，也有为上层人士绘制的引人注目的肖像作品，如英国前首相霍姆勋爵及王太后的画像等等。该书以与艺术家本人访谈录为素材，记叙阿利卡全部创作生涯，向读者展示其作品——从少年时代在纳粹集中营的作品到最近富于激情的观察而创作的杰作。阿利卡一生主要在巴黎和耶路撒冷两地度过。

目 录

- 1. 序言
- 1. 第一章 从流放地到迦南美地
- 11. 第二章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 18. 第三章 在巴黎
- 37. 第四章 写实时期
- 49. 第五章 进入另一境界
- 59. 图版目录

第一章 从流放地到迦南美地

阿维格多·阿利卡在1929年4月28日生于前布科维那地区哈布斯保公国的拉达蒂小镇附近，当时属于罗马尼亚。小镇东临喀尔巴阡山脉，西去25英里以远，自北向南流淌着塞纳河，是多瑙河主要支流。南行300英里，就是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而向北不过40英里便是捷诺维治城（后因布科维那北部被划入苏联，该城并入乌克兰，易名为切尔诺夫策）。阿利卡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契厄木（即卡尔）与佩拉就带着他和5岁的女儿莉娅，从拉达蒂举家迁居至捷诺维治城。

一战后，罗马尼亚的版图大为增加。由于1877年才从土耳其独立出来，所以一战初期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后来扩张领土的允诺诱致它于1916年8月向德国宣战。战事进行得相当不顺利，罗马尼亚的许多国土很快就被占领了。1918年3月起有过一段单独媾和，11月又重新宣战。而后，同盟国对东南欧重划各国国界，罗马尼亚因此获得了大片新的领土。捷诺维治就是这个时候归入罗马尼亚。该市市民绝大部分是德国人、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德语为主要语言。

阿利卡出生时，这个未来的画家的家族并不姓阿利

卡，而是达鲁加兹，在斯拉夫语中意为“长”。这一姓氏大约是他们最终定居在前奥匈帝国地区之前，于十九世纪初在俄罗斯所得。而阿维格多只在青少年时代才开始使用阿利卡这一闻名于世的姓氏，其时，他正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阿利卡”源于希伯来语。

阿利卡确切的出生地已不得而知，这反映了他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阿利卡自己对其最初几年生活的地方也谈不上依恋，相反，对于在他的生活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地方，如巴黎、纽约、伦敦和耶路撒冷，则还有特别的感情。“所有犹太人向往的地方”——耶路撒冷更是首当其冲。他对出生地和短暂的童年没有什么思念之情，理由是显然的，因为这些地方都背弃了他，使他经历了身处欧洲最恐怖深渊中的惊惧之情。不过，对于一个极端注重作品细节，甚至象旅行日记那样精确地标明作品完成日期的艺术家来说，漠然于自己不同寻常的人生旅途之最初驿站，还是有些令人吃惊的。

即使如此，早年生活的记忆还是非常愉快的。如在捷诺维治父亲把他举上马背去参观展览，六岁时开始学拉小提琴等等。这时全家又迁到布加勒斯特，阿利卡进入一所非教会学校上学。父亲卡尔·达鲁加兹有点学问，为了谋生当过会计。一战中，他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1916年当了俄国人的俘虏。战争快结束时他逃到奥德斯卡住下来，一直到1923年，这使他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全过程。他逐渐能说流利的俄语，并学会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可能他儿子将来语言造诣的先兆。阿利卡除了他的母语德

语外，还可以娴熟地读写希伯来语。一方面，这些语言能力反映了阿利卡生活经历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显露了他对语言自身以及语言作为通往异于自己的文化和思想精华的手段的强烈兴趣。

卡尔也引导自己的儿子学习历史，这后来成为阿利卡的又一个持久的兴趣，这有助于他后来对同行巨匠的艺术理论、生活和时代的研究。另一份美好的回忆是父亲买给他的一套三卷本的世界历史，他怀着极大的兴致通读了该书。阿利卡模糊地记得参观过中国和日本艺术展览，后来他在画茶、酒或其它各种日常物品时，仍很讲究精细的描绘。再后来又看了法国和德国的艺术展览。不过，正如卡尔在生活和性格各方面都平平淡淡，同样他对视觉文化也没多大兴趣。而阿利卡多少有点遗憾，由于父亲在他少年时便去世，他也说不太清父亲的性格。

在这段幸福的时光里，他也绘画，有取材于《伊利亚特》的，中国历史的（如扬子江战役），表现拿破仑生平以及家人和自己生活的水彩画。阿利卡写生的兴趣对于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来说是早了点，但这对有艺术天赋的孩子来说却很典型。这些描绘出于孩子的想象，大多数有这种天赋的或者在成熟过程中沦为平庸，或者在传统艺术学校中得以发展。在阿利卡的发展中，可怕的时代插了一足，提供给了他始料未及的素材。

人们对卡尔·达鲁加兹的艺术修养不置可否，但对生于1897年的阿利卡的母亲佩拉·科恩却少有怀疑。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她也保持着感人的自然而优雅的风度，

在丈夫死于欧洲大劫难而自己幸存下来后，她接受了美学教育。她出身于富裕的百货店主家庭，社会地位大大高于她的丈夫。她的兄弟曾在慕尼黑学习过绘画，但在希特勒掌权后被迫放弃了这方面的钻研；有一段时间他以教英语为生，遭放逐后去了美国，化名阿诺德·多格哈尼进行绘画，于1985年在布莱顿去世。

1940年，战争在西欧爆发，阿利卡全家回到捷诺维治。因为三十年代晚期与德国有着密切联系，罗马尼亚逐渐法西斯化。1938年，国王卡罗二世试图通过独裁统治来抵抗这一趋势，但因法西斯的“钢铁卫士”运动而被迫于1940年退位。11月，安东尼斯克将军签署了轴心国条约，恐怖气氛无所不在，尤其是对于一个其家长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家庭来说更是如此。一个罗马尼亚邻居冲进他们家里，挥舞着一支手枪大叫：“臭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由于感到颇受威胁，仓促之间，他们从布加勒斯特飞回到捷诺维治（现为切尔诺夫策）这一安全港湾，家产尽丧。苏维埃政府给这个家庭提供了一栋房子，生活还不错。阿利卡在第五中学刻苦攻读，同时，他也意外地获赠一本德文圣经，遵嘱阅读圣约翰的《启示录》。这本书对阿利卡的成长影响不小。在校学习期间，他的艺术天赋也得到了发展，学校决定送他到莫斯科继续求学，也可就学艺术院校。但没有成行，因为阿利卡恰好在这时得了猩红热。之后，在切尔诺夫策的儿童医院治疗时，外面的世界开始崩塌了。1941年6月22日早晨，阿利卡隐约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是炸

弹爆炸的冲击声。不管双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纳粹与苏维埃的互不侵犯条约破裂了，德国已经入侵苏联。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部队进入了切尔诺夫策，可怕的战乱开始了，惯常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标准迅速瓦解。

1941年10月，放逐开始。往东，向乌克兰，直到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阿利卡一家与其它的犹太人一起被塞进牛车，每次80至100人，不知被运往何处。牛车走不多远，接下来是连续许多天的步行。开始是在暴雨倾泻的烂泥里，接着是在冰天雪地里。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气温有时甚至低至零下40度。

到了1942年1月，阿利卡全家和其它2000个流放者来到卢切纳兹临时宿营，这个村子里只有几座破烂的房子围着一块用做每星期集市的空坪。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两个罗马尼亚士兵（其中一个是中士）来集合分散各间房舍里的难民，继续赶往更偏僻的地带。卡尔相信仍应有文明的准则，向中士提出抗议，喊道：“这是违法的，你有许可证吗？”他得到的是侮辱性的回答。于是，非常不合时宜地，他竟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了这个中士。这两个士兵用枪托把他打得几乎失去知觉。尽管他此时已步履维艰，仍被逼归队，这群可怜人在刺骨的寒风中离开了村子。

在卢切纳兹几英里外的山边，卡尔试图使全家逃生。尽管他知道如果被发现会立即枪决，但是因为仅有两个士兵押送这许多的人，他还是怀着侥幸心情，寻个机会，将妻子和两个孩子推入路边积雪成堆的洼地。他的行动虽然没被发觉，但的确是无处可逃，几乎同时，他们遇上了一

个挥舞大刀乌克兰农民。但是，另一个年长的乌克兰人阻止了那人，带他们到自己破旧的农舍里，答应在他们返回卢切纳兹之前让他们吃住几天。

到了卢切纳兹，一家人现在与另外二十几个人一起住在一间臭气熏天的、地板上铺着稻草的房子里。寒冷的天气、恶劣的饮食和污秽的环境使得伤寒与痢疾横行。几乎每个人都得了病，很少人活下来。卡尔身藏一小盒医用油，阿利卡的母亲得了伤寒时，全靠这宝贵的油。在母亲尚处于昏迷之中，未从八天前的毒打中完全恢复的卡尔于1942年2月1日死于心力衰竭。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的去世还是相对安宁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在清晰的巴勒斯坦之梦中逝去的，他相信这个被蹂躏的民族终究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园。这个信念也留给了他的儿子。

幸存的三口人身体状况稍好，就和另外两人一同从卢切纳兹向西走。当然，只能是白天隐蔽，晚上赶路。逃难的途中，不料还是撞上一个罗马尼亚士兵，不知要发生何等不测。然而，尽管历经千辛万苦和忍受时时相随的恐惧，母亲佩拉的生存意志仍然坚定，她鼓足勇气与这个士兵谈起了自己家庭的不幸和其它日常琐事。这个士兵非但没有杀他们，还给他们指了该走的路：一片要设法通过的沼泽地，一个架着独木桥的深谷。其实，他们已经走过这些路。就这样几经周折来到了德涅斯特河畔的一个集中营（位于罗马尼亚现在称为特兰尼斯脱的地区），这里的营房由附近的城镇、村庄里废弃的农舍和其它破损的房子组成。其中挤满了从布科维那和莫尔达维亚北部来的共产党

人和犹太人。这里有各种营房——临时的，普通的，刑罚的，政治的，劳役的和审查的。一些营房里根本没有食品和衣物，不少人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据估计，在集中发往特兰尼斯脱地区的近十五万人中，有九万人病死或被杀。

身体强壮的放逐者被送到劳役营或去郊外劳动。阿利卡当时 13 岁，被派往一个铸造厂干重活，从事各种制造和修理工作。正是由于他能干活，母亲和姐姐也幸免于难。因为每三到六个月有一次清查，不合格的劳动力就被处决。

阿利卡原先在切尔诺夫策的苏维埃学校读书开始就好运不断，在集中营仍旧如此。意外之间得到馈赠和友谊，使他有机会把罹难时日的亲身所见记录下来。一位罗马尼亚士兵肯定是注意到了这个孩子的绘画天赋，给了他一本约 30 页的速写本。就在这个本子上他画下了集中营生活，尽管手法不算成熟，但绝不雷同于任何大画家的早期作品。

完成了这些素描之后，阿利卡成天想着把它们装订成一本画册。他知道在铸造厂有一个订书工是父亲的朋友。于是，在十几个看管他们的士兵眼皮底下，他偷偷地把素描带了进去，订书工满足了这个奢侈的要求。每一张画页都在耀眼的白色、紫色、粉红色的封页间装订成册。阿利卡把这件宝贝藏在衬衫下往铸造厂外走。这时，一个叫做库兹维尔的监工（与他的看押对象一样是犹太人）抓住了他，把画册给抽了出来。看完画册的内容之后，他没有惩

罚阿利卡，只是警告道：“孩子，你这是在玩火！”结果，这些描绘最令人发指的兽行的画作被搜走了。貌似铁石心肠的监工，这么做很可能是救了阿利卡的性命。到底是谁留下了那可能夭折未来艺术家的画作，是库兹维尔还是一个名为捷金道夫的技术监工已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捷金道夫知道这些画作，是他使阿利卡从营房中解放出来的。捷金道夫也来自布科维那，原来负责那个地区的供电。后来，这个了不起的人接受了苏维埃奖章，以表彰他长期将德国部队的动向提供给苏联游击队。

在那 17 幅幸存的作品里，画作者高度认真、严肃地描绘了现实。虽然绘画的手法不乏稚气，却表现出惊人成熟的创作动机——尽可能全面地描绘这些可怕的灾难，记录偶然的细节，以及男女老少如何惨遭迫害。在一幅画中，三个衣衫褴褛的人向一个狐疑而险恶的房主乞求救济，但那人一口回绝。人们衣不遮体的样子和裹脚的布被清晰地画下来，并且通过仔细描绘的木板门和女人拿着的奇特的四方形厚纸提袋，作者似乎想说明它们也是这次不幸遭遇的见证。

还有两幅画。一幅画的是劳役，另一幅画的是枪击逃亡者。其中精心绘出的钢柱和一排电线杆，以及监工的棍子和渗入泥土的死者的鲜血，真实入微地揭露了一幕幕暴行。以这种观察的方式来理解和绘画，虽然有很强的描述性，仍惊人地预示了画家日后的绘画发展方向。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在那种环境下，描述显得既自然又必要。尤其是这两幅画，他从相当成熟的视角作了动人心

魄的描述，这样的绘画意识表现出涵盖过去和未来的观念。

任何孩子都不应遇到这种素材。有一幅画的是领食的队列：汇合在锅旁的人们队伍整齐，体现了某种尊严。另一幅则表现了极端的愤怒：牛车上堆着尸体，一具毫无生息的尸首被抬到坟口；坟边，是普普通通的掘墓工具，它们是见证，也是慰藉。

这些画也救了阿利卡的性命。纳粹想证明他们作了维护国际文明标准的努力，允许一个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委员会在1943年12月参观集中营。机智的捷金道夫让委员会的人看了这些画作。这些绘画对调查人员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尽管已经经过了审查，这些画还是透露了对他们隐瞒了的那些事实。这时，特兰尼斯脱驱逐者救援会已取得了释放1400名失去双亲的儿童许可。就在这些孩子被国际红十字会的护送离开的那一天（1944年3月4日）之前，其中一个孩子猝亡，其身份秘密地转给了阿利卡，这样， he 可以和姐姐莉娅一起走。在与母亲分离的这一刻，未来的命运遥不可测，但自由终究正在呼唤，他们的狂喜冲淡了分别的凄惨。晚上母亲的哭泣使快满15岁的阿利卡非常痛苦，但即使在这样的折磨中，孩子们仍为将来的冒险而感到兴奋。孩子们走后，佩拉支撑着活了下来，以后经过艰辛跋涉回到布加勒斯特。但直至战后，她才得知她的孩子安全地呆在巴勒斯坦。

孩子们的旅途先是乘牛车往西到莫尔达维亚，接着往南到黑海的罗马尼亚港口康斯坦丁。在这里，搭上一艘挂